

植物命名考

盛誠桂編

商務

植物命名考

盛誠桂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

(51284 渝博)

植物命名考一冊

渝版博泉紙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者

盛誠桂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獻給祖母在天之靈

序

本書以一九三七年英國 T. S. Lindsay 所著之“Plant Names”爲藍本，加以改編目次，增刪材料而成。其中所列中文植物名稱，曾多方搜譯，終以材料缺乏，未能足數，且中文植物名稱尚未統一，故不敢謂有絕對之準確性。編者學識庸陋，謬誤之處，幸祈學者指正。

本書之成，得鮑慶平、吳中倫、周太炎諸先生協助不少，謹此致謝。

編者，三十三年七月一日於渝郊。

目次

序

第一章	植物命名的要義	1
第二章	植物命名的歷史	5
第三章	植物名稱的拼音法及性別	18
第四章	意義不明的植物名稱	23
第五章	根據醫藥用途的植物名稱	29
第六章	由想象而得的植物名稱	34
第七章	紀念性的植物名稱	39
第八章	從原產地命名的植物	46
第九章	依用途命名的植物名稱	49
第十章	古典的植物名稱	51
第十一章	根據與動物相似點而定的植物名稱	55
第十二章	由生長地命名的植物名稱	59
第十三章	描寫性的植物名稱	61
第十四章	種名	81

植物命名考

第一章 植物命名的要義

本書的寫作，只想使一般研究植物學和園藝學的同志，對於拉丁文和希臘文得有粗淺的了解，藉以幫助我們明白並記憶一些神祕的冗長的植物名稱。植物的學名，不但使初學者見而沮喪，且足以引起一般人的驚怪。假使我們能明白某一名稱的意義及其定名的理由，必能便利我們的記憶，激發我們的興趣，好像研究天文學的人，對於那些奇怪的行星與星座的名稱，一經熟悉它們的意義，不但不引以為怪，反而覺得津津有味呢。

多數愛好鋤園藝蔬的人，對於園圃植物，不過記記它們的俗名，如三色堇 (Pansy) 及水仙 (Daffodil) 之類。這些人是不能稱為進步的園藝家的，因為當他們向深處向寬處去研究的時候，常常發現多數植物是沒有俗名的，於是不得不對那些意義不明的怪異名稱，加以單純的強記。一旦把它們鑄入腦海以後，他們卻又不知不覺地厭棄俗名：於是看見勿忘草 (Forget-me-not)，就叫它 *Myosotis*；看見桂竹香 (Wallflower)，就叫它 *cheiranthus*；看見橡樹 (Oak)，就叫它 *Quercus*；看見雛菊 (Daisy)，就叫它 *Bellis Perenis*；這種可笑的自炫甚的態度，也是一個真正園藝家所不屑為的。

這樣說來，對於植物的學名，不記既不咸，記而不明其所以然也不好。一般人對於植物的科學命名，存着一種不屑的成見，他們以為單記俗名，不是已經很夠了麼？使美麗可愛的花草，和奇特的名稱發生連繫，不是太不相稱麼？把一串意義不明的古怪名稱，強迫注入腦海，不是很容易使初學者望而卻步麼？

上述反對科學名稱的成見，是不合邏輯的。各種科學，都有一部有系統的，局外人不易了解的字彙。譬如你對於蛾蝶飛鳥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你立刻會感到必須去懂得並記憶一羣得自拉丁文或希臘文的冗長的名稱，那麼，要研究植物學，怎能例外呢？

科學名詞在研究上是不可缺少的，因為科學具有國際性，各國科學家共同致力於宇宙神祕的探求及其利用，假如他們狃於各國固有的名稱，而缺乏一種國際性的命名法，那工作就要受到莫大的阻礙。這種國際性的命名法，如果採用一種習用的語言，一定不易通行；現代所定的各種科學名稱，都建築在希臘與拉丁的語根上，因為這兩種文字，較為全世界的學術家所熟悉。

總而言之，我們對於科學化的植物名稱，如能明白其含義，實是一種極端有趣而且益智的事情。因為當命名者決定某一植物名稱的時候，必有其所以選擇的理由；所以一個名稱，不論是定在一年以前，或在一千年前，假使我們懂得它的意義，對於此一植物的原產地、發現者、生態、功用，確定的或可能的藥用價值，以及某種特點等，就能大概明瞭了。這樣看來，對於植物的科學名稱，不僅字源學者發生興味，就是園藝家也很感覺興致。

現在拿石臘紅和天竺葵做例子。它們的成熟莢果都作鳥喙狀；前者的學名 *Geranium*，得自希臘文 *geranos*，指白鶴；後者學名 *Pelargonium*，得自 *Pelargos*，指鶴鳥。看了這些指示，我們的興趣，不是提高了麼？

在中國，許多美麗而富有詩意的植物名稱，散見於詩經、爾雅、古農書，和其他的文學著作中；在我們懂得中文字義的人看來，覺得它們真有無上的美麗和無限的涵義。

再拿習見的英文植物名稱來講。在英國所栽的果木，大部來自南歐及地中海沿岸，因之它們的名稱多數得自拉丁語和希臘語；如 *Peach* (桃)，*Apricot* (杏)，*Pear* (梨)，*Nectarine* (油桃)，*Damson* (紫李)，*Plum* (李)等字，皆從古希臘及拉丁名詞經過數種羅馬系的語言——法語，意大利語，或西班牙語——的英文化而得；不過 *Apple* (蘋果)一字，則爲例外，該字得自條頓語根，因此可以推知該植物爲產於北歐的經濟果木。森林樹種的名稱，情形也很相似；如 *Oak* (橡)，*Ash* (白蠟樹)，*Beech* (水青岡)，*Yew* (紫杉)，*Hawthorn* (山楂)，*Holly* (冬青)，*Aspen* (楊的一種)，*Maple* (槭)，*Lime* (菩提樹)，*Alder* (赤楊)，與 *Elder* (接骨木)等，盡係條頓名稱，從而知道它們在古代生於北歐。*Cypress* (柏木)，*Elm* (榆)，*Chestnut* (栗)，*Poplar* (楊)，*Fig* (無花果)，*Myrtle* (桃金娘)，*Box* (黃楊)，*Sycamore* (大楓樹，有時誤稱爲篠懸木)，*Pine* (松)，*Larch* (落葉松)等，均爲南歐的原音，那麼它們的原產地，應該在歐洲南部了。

上述原理，對於全部植物名錄，均能應用。譬如拿植物的種名來講，有許多是具有描寫性的。我們一見 *himalaicus*，*Caucasicus*，*alpinus*，*montanus* 等字，就可以聯想到它們各

與喜馬拉雅山(Himalayas), 高加索(Caucasia), 阿爾卑斯山(Alps), 及山地或多山地區有關; 就是說, 這些植物, 必原產於高原。又如見 Canadensis, Sibericus, 與 arcticus 等字, 也能聯想到它們必各與加拿大(Canada), 西伯利亞(Siberia), 及北極有關; 就是說, 這些植物能抗拒嚴冬的酷寒。如一見 chilensis, maxicans 等字, 也知道必與智利(Chile) 及墨西哥(Mexico) 有關; 就是說, 這些植物, 應該栽於溫暖蔽蔭的地方或南垣之前。再如一見 javanicus 與 Madagascarensis, 也可曉得與爪哇(Java,) 及馬達加斯加(madagasca) 有關; 就是說, 這些植物祇宜於溫室栽培。還有像 aquaticus, paludosus 或 lacustris 等字, 暗示着那些植物, 非在池邊澤地, 不能繁榮滋長。

植物的科學名稱, 與俗名的研究, 劃然不同。後者為各國所特有, 自不能在國際間通用, 故不為植物學家所重視; 不過那些俗名, 也不無意味, 我們從各民族所通用的植物俗名, 常常可以窺測一個民族的特點, 如他們的迷信、傳說、意想、審美觀念, 以及詩意的幻想等等。用我國所通用的植物名稱來講, 就可很容易地解釋這一事實了。

第二章 植物命名的歷史

一 上古時代

A. Theophrastus——以科學為基礎的植物命名法，肇始於希臘哲學家 Theophrastus 氏（紀元前 370—286 年）。他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高足和亞氏學術的繼承者。他在雅典主持一個亞里斯多德派哲學學校，共三十五年。他是一個博學多能的人，著述浩瀚，舉凡生物學、心理哲學、天文學、倫理學、政治學、及修辭學等，無不涉獵；可惜他的遺著，大部失傳，留下來給我們寓目的只有兩部巨著，一部叫做植物研究，一部叫做植物原理。前者十卷，已佚其一。他對於植物學方面的造詣，大半在跟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的時候。我們雖不能奢望這位植物學先鋒的工作，有十分科學的準確性，但是他的工作，已夠叫我們驚異激勵，功蹟已是不可泯滅的了。他的著作中，共記載植物約五百種，當時描寫的主要旨趣，都是根據醫藥特徵而發的。

B. Dioscorides——在耶穌降生後第一世紀，當著名的暴君尼羅（Nero）統治羅馬的時候，有一個希臘陸軍軍醫官叫 Dioscorides 的，他曾著有生藥學（“Materia Medica”）一書（A. D. 80），論述許多植物的特性，他所用的名稱，當然是那時候通用的俗名。

C. Pliny——在 Dioscorides 稍後，又有一個大學問家

叫做 Pliny 的，他是當時羅馬的艦隊司令，在紀元後七十九年死於毀滅旁貝 (Pompei) 古城的維蘇維埃 (Versuvius) 火山大爆發中。跟 Theophrastus 相像，他是一個智力高強的博學者，他不僅是一個水手，並且也是兵士、法律家、哲學家、無量的讀者，和巨著的作家。他自己承認他對於文學方面的多數寫作，都是節約睡眠時間所完成的。後來他的姪子說，他的叔父曾寫歷史五十冊，筆記一百五十冊；並且說他的著作，在一張紙的兩面都寫著蠅頭小字。可惜他的書大部均已散佚，僅存的一部叫博物學 ("Naturalis Historica") 一共三十七本，大部保全。在這部巨著中，有十六本專論樹木及其他植物，還有兩本，則論述它們的醫藥功能。書上所臚陳的植物名稱，約有五百種。在現代植物學觀點上，這書仍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著作，不過書中的記載，並不如理想的有用，因為假使我們拿他的記載來辨認植物，它的準確性頗有考慮的餘地。

關於命名時所引起的錯誤與爭辯，常導源於用一個字來指示兩件事物。假使我們曉得在政治及宗教上也有異詞同義的字，那麼許多無謂的爭辯，都可免除。Pliny 氏所用的植物名稱，有許多與實物不符，也有許多是可疑的。名稱不準確，常常引起錯誤。譬如從前有人稱 Philadelphous (山梅花) 為 Syringa (丁香)；把 Sorbus 屬 (英名 Mountain ash) 認為 Fraxinus (白蠟樹) 的一種；還有拿文竹 (Asparagus fern) 列入羊齒科的；其錯誤不一而足。所以植物學家對於某一植物，為研究便利計，必須採用一個確切的名稱。

Pliny 氏的工作，錯誤雖多，實在是歷代植物學家命名工作的濫觴，它的價值，真是無法加以估計的。生物學家顧維爾 (Cuviers) 對於 Pliny 的評語是：「Pliny 氏的工作，是古代

傳於我人的一大奇蹟，同時也可以證明這個軍略家及政治家，也是一個驚人的博學者。」

二 文藝復興時代

自 Pliny 氏以後數世紀，植物命名及分類工作，進展極少。植物學與其他科學同樣地被侵略南歐的摩爾人（回教徒）中的學者們所研究，尤以西班牙為最。這時在北方蠻族侵略停止之後，他們對於植物的興趣，還是拿它們的醫療功能為研究的對象，其中數人曾編纂本草（Herbals），討論簡易醫藥。自此以後，直到印刷術發明期間，植物學一無寸進。等到文藝復興，大家對於各類智識的探求和興味，才又活躍起來。

按文藝復興的推動力有三：第一、印刷術的發明；第二、西歷一四五二年君士坦丁堡為突厥所陷，學者與書籍廣被歐陸；第三、新大陸的發現。在這個時期，名家著作，受人熱誠的研究，因為印刷術的發明而更趨白熱化。Pliny, Dioscorides 與 Theophrastus 諸人的著作，各於一四六八、一四七八、一四八三年印刷成書。那時，美洲方被發現，新植物以食用，厚生，及美麗見稱的，大見增加；從而刺激歐陸園藝事業的發展，於是素封之家，學校執事，都去延聘園藝專家，來計劃佈置他們的庭園，一時風尚所趨，如水走下。譬如英王亨利八世的皇后安尼（Anne of Cleves），對於園藝，就特別感覺興趣。經過選擇的優良的果木花卉，相繼輸入歐洲大陸。可是當時對於植物的主要旨趣，還離不開醫藥方面的見解。在許多醫療法中，有幾種是很奇特的。例如在一五一六年出版的本草大全（“Grete Herbal”）上，載有醫療法二則，一個是免醉的藥方，一個是治狂犬咬傷的藥方；若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它們頗與江湖術士的

「驗方」相像。那時的古英文，也很有趣味；現在把原文和譯文一並寫在下面：

1. For Drunkenesse

“To eschewe drunkenesse, drink the iuce of bryony with as moche vynegar, and he shal not be dronke al that weke.”

免醉方

「以葫蘆藤搗汁，和以等量之醋，服用後，一星期內可免醺醉。」

2. For Bytinge of a Wool (Mad) Dogge

“And if walnuts be stamped with salte and onyon they be good for byting of a wood dogge if it be layde thereto.”

治狂犬咬傷方

「以胡桃和食鹽洋蔥，搗爛敷患處，可治狂犬咬傷。」

上面是說的英國情形。同時在歐洲大陸上，植物學的研究，也有不少의進步。譬如有許多植物學家的名字，轉變成普通植物名稱而永垂千古。像 *Fuchsia* (全鐘花，釣鐘海棠) 是紀念德醫傅克斯 (Fuche) 氏的；他生於一五四二年，曾著植物歷史一書。*Lonicera* (忍冬、金銀花)，是紀念一五八六年辭世的德國弗蘭根福 (Frankfort) 人 Adam *Lonicera* 的。*Lobelia* (半邊蓮)，是紀念一六一六年死於倫敦的比利時醫生 Lobel 氏。*Matthiola* (紫羅蘭)，紀念意大利醫生 *Matthioli* 氏；他曾著書解釋 *Dioscorides* 氏的著作。*Magnolia* (玉蘭)，紀念 *Pierre Magnol* (一六三六——一七二五) 氏。除上述幾個名詞外，同時代的植物學家，他們的名字用作植物屬名的

有：Zurich 地方的 Gesner 氏；Arezzo 的 Cesalpinus 氏；Pedua 的 Alpini 氏；Cheshire 的 Gerard 氏，與英國教士 Turner 氏等。

三 林那氏 (Linnaeus)

當十七世紀時，關於植物分類、性質、和栽培法的研究，以及名稱的確定等，均有長足的進展。到了十八世紀，更大放光彩。其中有功於植物分類學的，首推瑞典林那氏。他是一個熱心的植物探求者，他的成就替現代分類學奠定了一個基礎。林那氏於一七〇七年誕生在一個貧窮教士的家庭裏；長大後藉其驚人的能力，長期不斷的奮鬥，與百折不撓的決心，卒能成為名醫，王家植物學者，瑞典科學院院長，Upsala 大學植物學教授，並被選為全歐所有學術團體的會員。以一個環境貧困的貧人子，竟能擠身於貴族之林，真使後人無限地敬仰。他死後，遺體卜葬於 Upsala 教堂內，當時全校師生，都去執紼憑弔，瑞王亦發表哀詞，認為林那之死，是瑞典的國殤，並且在他的墓址，立碑紀念，使他的功蹟，與日月並存，永垂不朽。

林那生時，雖備受極度的光榮，但是他天賦的歎虛始終不渝。他對於植物學供獻這樣大，理應選擇一種高貴的植物，來紀念自己的名字；但是他卻選擇一個不知名的小植物，叫它 Linnoea borealis（歐洲的一種忍冬）。這種小植物，繁衍於歐、亞、美洲的北部。他說「這種失意，卑微而久被忽視的北地小植物，開花卻早得很」；同時他自己承認這種小植物，正象徵着他早年的困苦與奮鬥生涯。他喜歡這種小花，把它描繪在他的茶杯上。

這裏有一件婦孺皆知的事：當他訪問英國的時候，他第

一次看見金雀花(英名 Furze, 學名 Ulex), 上面的金黃色花朵, 點綴於綠籬叢中, 他以爲造物者竟能創造這種奇葩, 於是屈膝祈禱, 默謝上蒼。的確, 他這種偉大的天才, 是與虔誠相結合的。在他的研究室門上, 刻着下面這句銘語, 「生活於純潔之中: 上帝恆在。」

林那的成就, 在英國備受讚譽, 因此有「林那學會」的設立, 直到現在, 它還是該邦著名學術團體之一。裏面藏有林那關於博物學的豐富收集物, 計圖書表冊二千本, 昆蟲標本三一九八枚, 介殼標本一五六四枚, 礦石標本二四二四塊, 與植物標本一九〇〇〇張。這宗名貴的珍品, 在連英途中, 幾乎失去。按一七八四年, 英國植物學家 Sir James Smith, 拿了九百幾尼 (Guineas), 從林那夫人那裏買來這些寶物, 海關允予免稅, 由英艦容貌號 (Appearance) 裝運回國, 艦方啓碇, 瑞王忽從法國回來, 得到消息, 立遣戰艦去截, 海中逐鹿, 瑞艦終趕不上, 於是英艦唱着勝利之歌, 安抵泰晤士河畔, 這宗寶物, 就在倫敦上岸了。

林那對於植物分類學的貢獻有兩點。第一、他的分類制度, 根據雌雄蕊的數目與位置, 和植物產生花粉與結果的部分。這種分類法, 與他拿牙齒來分哺乳類, 拿喙、足來分鳥類, 正復相同, 是一種不健全的制度。因爲他常常將雌雄蕊數目位置相同的植物歸爲一類, 絕不考慮其他各種部分的異點; 譬如他拿敗醬科的敗醬(英名 Valerian, 學名 Valeriana), 百合科的假葉樹(英名 Butcher's Broom, 學名 Ruscus), 鳶尾科的鳶尾 (Iris), 莎草科的莎草 (英名 Sedges, 學名 Carex) 等併爲一類, 就是一個例證。林那分類法雖有缺點, 不過在英國本森和胡克 (Bentham & Hooker) 著述 “Genera Plan-

tarum”，以及德國恩格勒和潑拉恩脫 (Engler & Prantl) 著述 *Natürlichen Pflanzenfamilien*”，把植物作確切分類以前，仍爲一般學者所宗法。

林那的第二個貢獻，是植物的命名法，這項工作，他做得很健全。他曾定下命名規則三十一條，迄今仍在應用，其中最重要的一條爲二名法 (Binomial Nomenclature)。所謂二名法，就是用屬名和種名兩個字來指示一個植物，屬名用名詞，種名用與名詞同格的形容詞，也有用名詞當做形容詞的。在林那以前，植物的名稱，是用冗長的拉丁文來描寫的。譬如把歐洲野薔薇 (英名 Dog Rose) 寫作 *Rosa sylvestris vulgaris Flore odorato incarnato*，意思說，「林中的普通月季，有馥郁的氣味與鮮豔的花朵」。林那就稱他爲 *Rosa canina*，意犬月季 (canina 意犬)。這種命名的原理，不僅應用於植物，就是各種哺乳類、鳥類、爬蟲類、昆蟲等，都可用拉丁或希臘文的二名法來指示。用屬名種名的二名法，固不能指出某一植物究竟屬於種中的那一個變種，也不能表明它屬於那一個門，但實際上它已足夠是一個合理而準確的辨認方法了。今以普通的櫻草花 (Primrose) 爲例。第一、它屬於植物界的種子植物類 (Phanerogams or Spermatophyta)，就是說它能開花結果，以別於菌藻與羊齒類。第二、它又屬於種子植物類的被子植物門 (Angiospermae)，就是說它的種子包於子房以內。第三、它又屬於被子植物門的雙子葉植物亞門 (Dicotyledonae)，就是說它在發芽時伸吐子葉二枚。第四、它又屬於雙子葉植物中的合瓣花區 (Gamopetalae)，就是說它的花被中的花瓣互相連合。第五、它又屬於合瓣花區中的櫻草花目 (Primulales)。第六、它又屬於該目中的櫻草花科 (Primulaceae)。第七、它